

# 时运

【第一季】

长篇社会小说

刘春来◎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# 时选

长篇社会小说【第一季】  
刘春来◎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时运. 第1季/刘春来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9

ISBN 978-7-5006-8150-2

I. 时... II. 刘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205170号

责任编辑 曾玉立  
装帧设计 白乃婷工作室  
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 
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(邮编100708)  
网址 [www.cyp.com.cn](http://www.cyp.com.cn)  
营销部 010-84039659  
编辑部 010-64010309  
印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 
经销 新华书店  
规格 700×1000 1/16  
印张 17.25  
插页 2  
字数 260千字  
版次 2009年1月北京第1版  
印次 2009年1月河北第1次印刷  
印数 1-10000册  
定价 29.00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(010)84047104

天壤之别的两个时代，西方人或许要经历两百年才能感受到，中国人只用三十年就感受到了。

我就是许许多多中国人中间的一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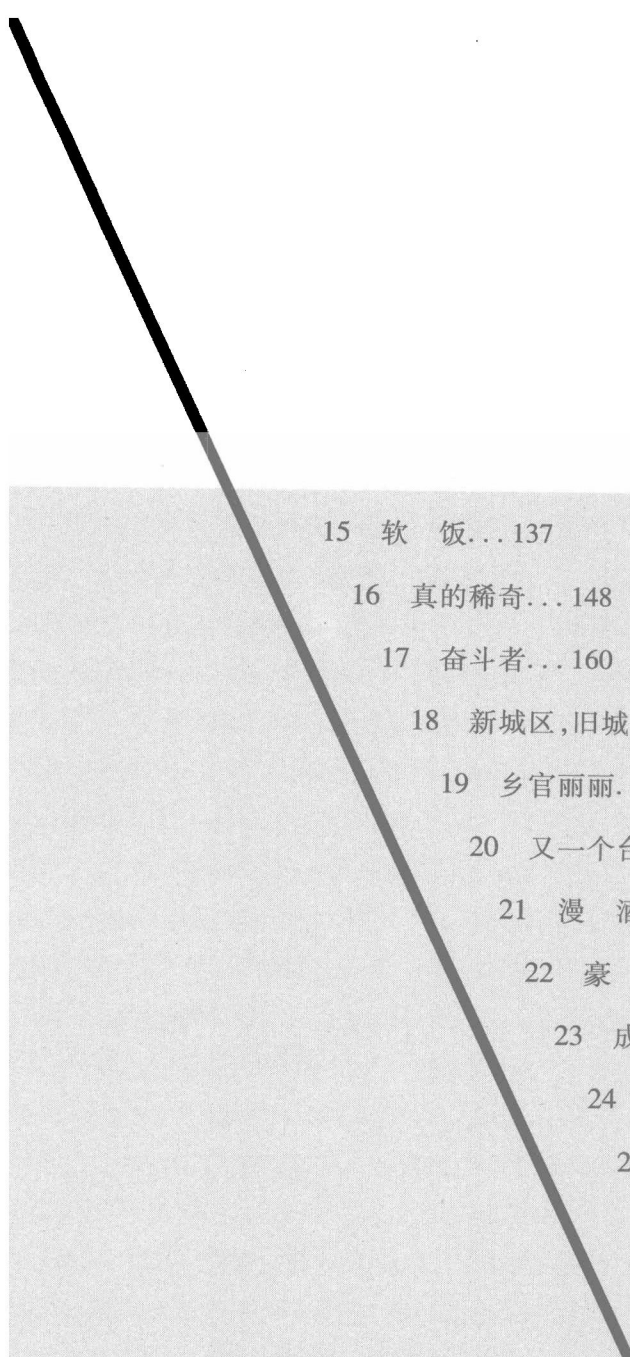
龙鳞城当然就是我所生活的那个小城了，我从没有向她宣过誓，但我确实是热爱她。我看见十五里麻石街悄然消逝，一座现代新城不知不觉慢慢就形成了。我们是怎样走过这个过程的？我们曾经有过多少困惑，又有过多少感动？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一些什么，又得到了一些什么？

现在，我把我们所经历过的那些事记录下来，借用这部小说。

——作者感言

## 目 录

- 1 车匪路霸...001
- 2 马褂子和紧身子...010
- 3 棒棒糖...020
- 4 蚂 蝗...032
- 5 高 考...042
- 6 瑞雪新年...051
- 7 不是亲家霸不得蛮...060
- 8 铁树开花...069
- 9 都是爱情...077
- 10 回城风潮...085
- 11 倒 爷...096
- 12 大 桥...107
- 13 北 京...118
- 14 减去十岁...127

- 
- 15 软 饭... 137
  - 16 真的稀奇... 148
  - 17 奋斗者... 160
  - 18 新城区,旧城区... 171
  - 19 乡官丽丽... 183
  - 20 又一个台湾老兵... 193
  - 21 漫 酒... 201
  - 22 豪 宅... 211
  - 23 成长的脚印... 220
  - 24 栖霞寺... 227
  - 25 蓝色风衣... 237
  - 26 离 婚... 247
  - 27 鸭婆洲... 253
  - 28 新痞子荣归... 261

贾胜利盘着两条瘦腿，坐在公路边的一棵大枫树下拼命地吸烟。他阴沉着一双眼睛，下定决心要做一回车匪路霸。

一个农民在公路对面的排水沟里埋头割牛草，时不时抬起头来，用警惕的眼光看他一眼。贾胜利穿的是一件很破很破的假军装，头发故意留得很长。割草的农民一看就知道，这就是一个城里下放来的街痞子嘛，他们都是这样一个流里流气的打扮。自从猫公岭上有了那一个知青点后，山下的农民就时常丢失鸡，丢失狗，西瓜成熟的时候还丢失西瓜了。隔大枫树不远刚好就是一个桔园，现在正是桔子成熟的时候。这一个街痞子又在动什么鬼心思呢？割草的农民一边割草，一边心里想：要不要给桔园的主人打一个招呼呵？贾胜利被那个农民警惕的眼光弄得心里烦躁死了，他拾起一个小土块掷过去，恶心恶气地喊道，看什么看什么？我难道是一个贼么？

贾胜利正义在胸。

贾胜利当然不是贼，他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下放农村，到广阔天地来大有作为的。毛主席他老人家向全国人民反复讲了的呢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，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。割草的农民当然也知道有这么一条最高指示，他惹不起，好在躲得起。他挪了一个地方，挪到远一点的地方继续割他的牛草。

贾胜利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之后，这才抬起头来举一双眼睛乱看山景。山里很幽静，景色确实很好。普山普岭枫树的叶子都像是在大出血，

放眼看过去，真的是层林尽染万山红遍。红的是枫树，绿的就是竹林了。一只竹鸡婆躲在竹林深处在拼命地叫喊：痛痛痛，痛死我了，痛痛痛，痛死我了！竹鸡婆真的很奇怪，一个比拳头大不了多的小东西，而且总是瘦骨伶仃的，下出蛋来却有半个鸡蛋大。贾胜利听知青点的饲养员说过，竹鸡婆一只蛋要下七天七夜，所以它下一只蛋，就要叫喊得全世界人民都知道。起风了，大枫树上不断有枯萎的叶子掉下来，很不礼貌地落到贾胜利的假军装上，落在他的长头发上，他也懒得去动一动。吸到第三根烟的时候，他看见一辆铁牛牌拖拉机猖狂地冒着黑烟，突突突地叫嚣着开过来了。他那一双阴沉的眼睛，这才一下子瞪得圆鼓鼓的牛卵子一样，浑身的肌肉也开始绷紧。

妈妈的，这么久了才来呵？

贾胜利丢掉烟蒂巴，站起来很愤怒地骂道。

他要爬车，急不可耐地要爬车。

他到黄金公社板凳形生产队去，去看他的女朋友谭丽丽。

时间是1977年秋天的一个中午，地点是龙鳞县铜鼓公社知青点山下简易公路的转弯处。这里叫猫公岭，下岭就是一个很陡的上坡。拖拉机开到这里，任怎么加速也是走不快的。山上知青点的人爬车，都是选在这个地方做车匪路霸。

贾胜利的心思，是新痞子撩发的。

刚才在知青点吃中饭的时候，新痞子埋头扒着扒着饭，突然就拍了一下自己的脑壳，好像刚睡醒的样子，说道：呵呵，贾哥贾哥，我差一点就忘记了，丽妹砣只怕又要“那个”了呢，要你到板凳形去一趟，而且要赶快去！新痞子说了就坏笑，呵呵呵，样子很轻薄。新痞子的牙齿有一点暴，他一坏笑，两颗门牙就更加暴露无遗了。贾胜利望着新痞子的暴牙齿，看见其中一颗上还很不文明地粘着一星菜叶子，就很恶毒地骂他道，你他妈的嚼血呵，暴起一个鬼牙齿！

知青点的人老是在背后议论，说贾胜利和谭丽丽已经“那个”了。谭丽丽和一个叫裴红红的妹子同住队屋，他们说只要贾胜利一去，裴红红就很自觉地腾地方，腾出地方来让他们不受干扰，好“那个”。有人就经常拿了这个事来和贾胜利调味口，半真半假的。新痞子就更不是东西了，调



起这样的口味来想象力特别丰富。贾胜利曾经对他实行过镇压,但新痞子就是不长记性。这家伙早就破罐子破摔了,他犯过错误,犯过很严重的错误。去年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,公社开万人追悼会,这家伙却在追悼会上嘻嘻哈哈,说现在没有人站在天安门挥手了,我们还怎么奋勇前进呵?这样的话讲得的?冤不冤又让公社的武装部长听见了,当场就抓了他一个现行。武装部长喝令他退出悼念队伍,跪在地上接受大家轮番批斗。他从那一天开始就破罐子破摔了,不要表现也不要前途了。他现在不靠工分吃饭, he 现在是游走四方到处偷鸡摸狗,到处败坏铜鼓公社知青点的荣誉。前天他回来了,一回来就请知青点所有的人吃板栗。贾胜利也吃了,贾胜利一吃就知道,这家伙这一向是游走到黄金公社去了。黄金公社正在收获板栗,黄金公社产的板栗特别粉,粉中带脆。龙鳞县其他公社产的板栗就不行了,咬开总是一泡渣。谭丽丽每年分的口粮里面,大约有三分之一是板栗。贾胜利吃板栗,已经有吃出真伪的水平了。那一天新痞子又调口味,贾胜利就不上他的当,还是不紧不慢吃自己的饭。贾胜利几天前打死了农科队的一条狗,刚刚给谭丽丽送了一腿狗肉过去。谭丽丽说他走得太勤密了,批评他也要注意一点影响。她说今后没什么事就不要经常来往,我们都要搞好表现呢,招工回城才是最重要的。谭丽丽最注意影响的了,会喊起要我去么?贾胜利想,你新痞子又调老子的口味了呵?我是一个宝呵?贾胜利不理新痞子,新痞子就发躁气了,他将饭钵子往桌子上一顿,大声地叫嚷道,我说利马虎,我在和你说话呢,你听见没有呵?你的耳朵打蚊子去了么?

知青点的饭桌子其实就是一块水泥预制板,只是两头搭了几块土砖。这一块预制板还是公社供销社的。公社供销社建屋,堆了一些建筑材料在河边上,知青们在河码头上运大粪,顺手牵羊将预制板抬到板车上,运回来就成了饭桌子了。预制板两边胡乱放着几块土砖,当时两个人都坐在土砖上,正好是面对着面,眼睛瞪眼睛。新痞子这个人有点神经质,情绪一激动,口水就从他那张臭嘴里飏出来,直接威胁着贾胜利菜碗的红薯汤。贾胜利赶紧一口喝完碗里的红薯汤,瞪着新痞子又吓唬他道:哪个是利马虎?利马虎是你这个鬼喊的么?你吵死呵,你是不是又想讨打了?

利马虎是贾胜利的小名,他不喜欢人家喊他这个小名,尤其是新痞

子,就更没有这个资格了。

新痞子晓得自己讲话没有份量,就叹口气再喊贾哥。新痞子说,贾哥,我说的是真的呢。丽妹砣这一向守板栗园,我到板凳形征粮碰到她,她帮我望风还帮我摘了板栗呢。她千嘱咐万嘱咐,一定要我告诉你。她说若三天内不见到你,就是我的讯没有捎到,她就要追究我的责任。

新痞子这样一说,贾胜利就有些紧张了。

谭丽丽出事了么?

她能出什么事呢?

新痞子的人生哲学是活一天算一天,从不知道叹气的。他一叹气,说明事情就是真的了。

贾胜利丢下饭钵子,也不和哪个打个招呼,头也不回就下山了。

下山就蹲在公路边上等车。

谭丽丽的父亲在县一中教书,母亲是县剧团的演员。她父母亲的出身都有些讲不清的地方,所以谭丽丽从一懂事起,就老是看见他们向各自的组织上写历史经历,写思想汇报。她母亲戏演得好,字却写得鸡脚爪一样。母亲写历史经历写思想汇报怕组织上说她态度不好,写完了总要女儿帮她工工整整再抄一遍。看得多了,抄得多了,谭丽丽就晓得世道有多么险恶了,胆子就只有一粒碎米子那么大了。贾胜利和谭丽丽高中同学,谭丽丽被同学欺负,他总是跳将出来英雄救美。英雄救美救得几次后,谭丽丽刚刚有一点感动,贾胜利就对谭丽丽产生了狼子野心。谭丽丽的父亲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,人称谭眼镜。谭眼镜本来是坚决反对女儿和贾胜利来往的,他认为贾胜利也不是好东西。但谭丽丽下乡之前他想来想去,还是用光了那个月的计划肉票,请贾胜利在家里吃了一餐饭。谭眼镜把红烧肥肉一筷子又一筷子挟到贾胜利的饭碗里,无可奈何地叹着气说,贾胜利,贾胜利同学呵,我家丽丽胆子小,走路都怕踩死蚂蚁,幸好还有你和她一起下放。谭眼镜这么一说,贾胜利就高兴得要死。贾胜利平常找谭丽丽,谭眼镜总是鼓眼暴睛,有一次还很严肃地说,贾胜利你是工人阶级的儿子,你根红苗正,你就不要经常来找我们家丽丽了,我们不想影响你呢。贾胜利晓得谭眼镜其实是看不起自己的,请自己吃饭是临时抱佛脚,但他还是很愿意做这个佛脚。他当时就坐正了表态说,谭老师你

就放心好了,我今后一定把丽丽保护好。谭丽丽的妈妈姓傅,主要演女英雄,四十多岁的人了,还可以绑一条假辫子演《红灯记》里面的小铁梅,在舞台上举一个红灯尖起喉咙唱,说她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。可以演女英雄的傅老师在现实生活中就不是女英雄了,她听贾胜利这样一说,眼泪就泉水叮当流出来了。傅老师当时呜咽着说,也不是说我家丽丽就吃不得苦,主要是,主要是——。傅老师主要了好几回还是主要不出来,贾胜利就明白了:谭丽丽是女孩子,人又长得那么好,嫩豆腐一样,他父母是怕她吃那种讲不出来的暗亏。贾胜利不好涉及这样的问题,他只是笑了笑,握紧了拳头朝傅老师亮了一亮,表示他很有力量。可贾胜利没有想到,他们这批知青只是分在同一个区,名单一到区里就分开了。他分在铜鼓公社,谭丽丽分在了黄金公社。两个公社教育知识青年的方法各有千秋。铜鼓公社建了一个知青点,把知青们放在一起过集体生活。黄金公社没有建知青点,把下乡知青都分到生产队去了,去插队劳动,住就住在各自的队屋里。谭丽丽先是一个人住在板凳形生产队的队屋里,第二年裴红红来了,这才有了一个伴。板凳形生产队的队屋原来没有亮窗子,亮窗子还是贾胜利后来安上去的。贾胜利在知青点住了四年了,谭丽丽在队屋也住了四年了。贾胜利是人在曹营心在汉,自己的知青点就是倒了墙,他也不会去管一管,但要是板凳形生产队的队屋漏雨,他一定会几十里山路急行军赶了去,爬上屋顶将漏洞盖好了才回来。

枫叶还在红,竹鸡婆还在叫。那一天贾胜利蹲在公路边上老是想:谭丽丽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呢?是不是屋顶又漏雨了呵?

这一向没有刮大风,应当不会漏雨。

想来想去,她只和她们队上的贫协主席有过一次冲突。

板凳形生产队的贫协主席是个骚脚猪。

这个骚脚猪,胆子也太大了一点。

去年年底裴红红回城里休探亲假去了,骚脚猪喝了一点烂红薯熬出来的七五寸,半夜里醉醺醺搞开了队屋的门,满嘴喷着酒气哄骗谭丽丽说,队上会有一个去楚阳二三四八的招工指标,我呢,我打算推荐你去。他还真的一样嘱咐谭丽丽说,丽妹砣你可不要告诉裴红红哪,我特地等她不在队上才开的贫协会,你呢,就不要辜负我的好意了呵。骚脚猪说着

说着，一双老眼盯紧谭丽丽高高耸起的胸脯。知识青年招工参军是要过贫协这一关，但骚脚猪的智商也太低下了。贫协组织到生产队这一级其实就只是一个样子了，生产队的贫协主席一样靠挣工分吃饭。骚脚猪如果说队上会有一个县铁业社或是县氮肥厂的招工指标，谭丽丽或许还会相信。楚阳二三四八是什么厂？是军工厂，工人都穿军装只是不戴帽徽领章！他说队上会有一个军工厂的招工指标，那就谁都晓得是信口开河了。军工厂的招工指标一个县一年也没有几个，根本到不了生产队的。还没到大队，就被公社那几个干部狗抢屎吃一样早抢光了。各家有各家的地道，女知青如果不是家里后台特别硬，想得到这样的指标只有一条路走，那就是为公社干部英勇献身。而且英勇献身时还要认准对象，最好是公社的一二把手。骚脚猪，官场上你连蚂蚁子都不是的，你搞得到军工厂的招工指标到手呵？谭丽丽心里这样恶毒地骂道，当然不理骚脚猪。骚脚猪想动蛮的，她就打出了新痞子的招牌来了。谭丽丽躲避着说，主席你就不要乱来呵，我就告诉你算了，我男朋友是铜鼓公社的新痞子！

新痞子打群架敢拖一把铁齿钉耙上，还敢单选对方的脑毛顶上挖，他的狠毒早就在周围几个公社都出了名了。但骚脚猪酒已经喝下去了，那一刻已经性不由人了。他不想长远，只抓当前，还是要上，结果就撕破了谭丽丽刚上身的一条新罩裤。谭丽丽这时候不胆小了，她一翻身，就抓起了挂在壁上的一把镰刀。再后来，板凳形全生产队的人都说谭丽丽是个好角色了。他们说，这妹砣还真的看不出呵，平时怕踩死蚂蚁，关键时刻却是一个刘胡兰！谭丽丽那一回不但表现得很勇敢，还表现得很聪明。她抓起镰刀将贫协主席逼到墙角落，再返身打开队屋的门，就穿着那条烂罩裤，一口气跑到了公社。公社的干部让她和广播室的女广播员睡了一晚，第二天一早就派了一辆手扶拖拉机，再加上两个武装民兵，很隆重地送她回来了。武装民兵都是很年轻的后生子，他们讨好谭丽丽，一到板凳形就喝令贫协主席道：矮下去！老牛还想啃嫩草呵，这是毛主席亲自栽下的嫩草呢，你也敢啃！贫协主席开始还想狡辩，一个后生子朝他膝弯里踢了一脚，他就不再狡辩了，矮下去跪得规规矩矩。武装民兵把贫协主席捆成了一个肉粽子，手扶拖拉机打转身，就将这个肉粽子拖到公社去了。

贾胜利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贫协主席已经被黄金公社送进了县知青办，县知青办又将贫协主席送进了县公安局。谭丽丽呢，也已经将她被

撕烂的新罩裤补好了。但贾胜利暴跳如雷，还是咽不下这口气。他第一回和新痞子讲好话了，充分发挥新痞子的业务特长，请新痞子搞来了几只鸡，自己再买了两瓶龙鳞小曲，让知青点的那一帮兄弟大吃一顿后，他就带着他们打着手电举着火把走了几十里山路，被山道上的石头踢坏了好几个脚指头，第二天清晨出现在板凳形生产队。他们就像是一群日本鬼子搞扫荡，将贫协主席家里养的鸡鸭狗猫都杀来吃掉了。要不是县里知青办的干部骑了摩托车来得快，他们还准备将贫协主席家里养的两只架子猪也杀了算了。这个倡议是新痞子提出来的，贫协主席有七个小孩，两个最小的当时正饿得哭。新痞子喂了两个小孩各一碗鸡肉汤，然后愤怒地说，他狗日的人都喂不饱，还有什么资格喂猪呵？杀！杀了猪带回知青点去炕起，冬天就要来了，冬天我们吃腊肉！

贫协主席的家里等于是被土匪洗劫了一次，但贾胜利还觉得不解恨。因为谭丽丽说了一句老实话。

天地良心，贾胜利那时候其实还没有和谭丽丽“那个”。贾胜利当然是一个男人，而且血气方刚正在需要女人的时候，但谭丽丽就是不肯。谭丽丽告诉贾胜利说，女孩子不像男孩子，招工上调是要搞体检的。去年相邻公社有一个女知青查出来了，查出来了就走不了，她前途无望，一索子就把自己吊死了。谭丽丽目前还不想吊死，贾胜利当然也不想谭丽丽吊死，他们确实是经常在一起，但在一起的情形有如一句很形象的龙鳞土话：炕起腊肉吃斋。那一天正打算出早工的谭丽丽一开门，就看见了一队“日本鬼子”。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她一倒就倒在了贾胜利的怀里，哭成了一个泪人。她那句话是伏在贾胜利的怀里哭着说的，呜呜咽咽的要是常人去听，可能听都听不清，但贾胜利听清楚了。他听见山在呼，海在啸，地球马上就要爆炸。谭丽丽哭着说，我要保护——保护——我们结婚的那个晚上——

贾胜利听出来了，绵羊一样的谭丽丽突然变成了猛虎，其实是在保护他的根本利益呢！

贫协主席破坏伟大的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，本来是要重判的，鉴于没有得逞，后来县法院就只判了他一年徒刑。贾胜利因为聚众斗殴，也被县知青办在他的档案里记大过一次，喊到公社被训斥了一顿。但贾胜利一点也不后悔，也没有堕落成为新痞子第二。贾胜利那一下山的

时候在心里对时间,对出来他们当“日本鬼子”到现在刚好差不多是一年了,他就大叫一声道:坏了,那个骚脚猪很可能有立功表现,提前释放回来了!

贾胜利越想越怕,越怕越急。

他好像听见了谭丽丽在哭。

他这个人什么都不怕,就怕谭丽丽哭。

他好像看见了那个骚脚猪在笑,笑得露出一口墨黑的牙齿。

他一急,就决定不走路了,爬车。

那时候乡下还很难看得到汽车,简易公路上跑来跑去的,还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拖拉机。那一辆铁牛牌拖拉机冒着黑烟突突突开过来,贾胜利就吐掉咬在嘴里的烟蒂巴,活动着四肢站起来了。站起来的时候他想了一想,又顺手从地上捡起一块拳头大小尖尖的石头,一藏就藏到了怀里。开拖拉机的司机经常从这里过身,他一看贾胜利的装束,就知道又碰上车匪路霸了。司机知道这个车匪路霸是要强行爬车,就也不鸣喇叭了,只是一脚踩在油门上,拼命加油,加得拖拉机黑烟滚滚,吼声如雷。贾胜利是爬车的老手了,拖拉机冲过来的时候,他朝司机踢了一脚沙子,然后抓住拖拉机的后挡板,跟着拖拉机就跑。

跑两步轻轻一跃,就滚进车斗里去了。

贾胜利爬上辆拖拉机才发现,这个司机是个十分毒辣的家伙,一路上司机都在绞尽脑汁,是真心实意地想把他甩下车去。那时候龙鳞县全境所有的公路都还铺的是鹅卵石,有的鹅卵石比人的拳头还要大一些。拖拉机在鹅卵石上面纵情狂奔,就像一匹狂躁的劣马在危险的山道上野性发作了。车斗里装的是一包包化肥,贾跃进摊开两手两脚,尽量加大身体和化肥包包的接触面积,把牙齿都啃进化肥包包里面去了。他闻出了包包里装的是氮酸氢铵,还闻出了这是日本来的进口产品,不是龙鳞化肥厂生产出来的那号假冒伪劣。但他还是好几次都被颠簸得滚到了车斗边上,只差一点就滚下去了。

贾胜利也愤怒了。

好啊,乡巴佬,你在跟老子玩真的呢,老子也就跟你不客气了!

贾胜利就像《铁道游击队》里面的游击队员一样英勇顽强,滚到了车

斗边上又爬上来，滚到了车斗边上又爬上来。拖拉机经过一个水库的时候，司机回头阴险地看一看，又阴笑着加大了油门。野性发作的劣马跃起来跌下去，跌下去又跃起来，好像下定了决心，要一头扑进水库里面去喝水。贾胜利五脏六腑都被颠簸得找不到原来的位置了，司机却回过头来阴笑。贾胜利看见了他得意的脸，觉得不能让他再得意了，必须对他采取专政的手段了。幸而上来之前就做好了充分准备，贾胜利就像一名二战老兵一样匍匐着前进。他终于抓到车斗前挡板站起来了。站起来再看司机，就是一览群山小了。贾胜利一只手抠住前挡板，一只手从怀里一掏，就掏出来那一块尖尖的石头！贾胜利将石头举起，将石头定位在离司机脑壳大约有一尺远的地方，然后摆出了一个董存瑞炸碉堡的造型，咬牙切齿地喊道，妈妈的乡巴佬，你只讲，你是想死呢还是想活？

司机再回头，脸色就变了。

城里下来的街痞子，一个个都是不要命的。司机有这个经验，司机就讪讪地说，我开玩笑呢，兄弟，你就当真了！

哼，玩笑！贾胜利说。

贾胜利收起手中尖尖的石头，司机就不开玩笑，拖拉机喘一口粗气，车速就慢了下来。

慢一点，妈妈的你再慢一点！

贾跃进命令他的兄弟道。

拖拉机就平稳了，像一头听话的老牛。贾胜利挪开几包化肥，很快就给自己营造出了一个舒适的座位。化肥包包很软和很温柔，仰在上面很舒服，相当于现在火车上的软席卧铺。

而且还是专列。

## 马褂子和紧身子

010

马褂子和紧身子

贾胜利仰在他的软席卧铺上胜利前进的时候，谭丽丽正蹲在黄金公社板凳形生产队队屋的阶沿上，在给倒霉透顶的马拐子擦红药水。

深秋了，午后的阳光依然很强烈。

板凳形生产队的队屋兀立在一大片金色的稻田中间，一共是三间。杉木搭的架子，牛屎糊出来的墙壁，稻草盖的屋顶。墙壁上用石灰水写着农业学大寨五个字，每一个字都有一张扮桶大，很有气势。谭丽丽和那个叫裴红红的姑娘合住东边一间，中间一间关了一头水牛一头黄牛，西边那一间就放了队上的风车、扮桶、浪耙、晒垫等等一应农具了。谭丽丽给马拐子擦红药水的时候，中间那间屋里水牛和黄牛都在哞哞地叫着。有牛屎的气味从里面飘出来，游走在空气中经久不散。阳光很强烈，谭丽丽本想让马拐子也进屋去坐一会的，但裴红红在屋里睡午觉。谭丽丽只好将装满了冷茶的包壳搬出来，请马拐子就在阶沿上喝一点水算了。马拐子也没有提出进屋休息的要求，他一口气喝了半包壳水，就很听话地伸出他的两个手爪子来了。他手腕上的老皮都被麻绳勒掉了，红药水一涂上去，他就疼得哇哇乱叫。

叫什么叫呵？自讨的！谭丽丽皱着她的柳叶眉，对马拐子厉声说道，你要再叫，我就不给你擦了，让你烂出狗骨头来！

谭丽丽一骂，马拐子就只好忍住疼，只吸进一点点冷气了。他的牙齿咬得嘣嘣作响，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却扫向地坪，还有心思去看稻田里的风景。他看到稻田的水被阳光晒热了，正在拼命地蒸发。有一只青蛙从



稻田里跳上来，刚跳到队屋的地坪里，立刻被一只小黑猫按住了。一只大黄狗跑过来，赶走了那只小黑猫，理直气壮的就享用了那一只青蛙。

马拐子笑道，呵呵，青蛙！

谭丽丽说，还呵呵呢，蠢猪！

马拐子还是一个读过书的人呢，谭丽丽认为他是一条蠢猪，一条只是没有尾巴的蠢猪。

比方说，他的这一餐打就不怪别人，是他自己讨起来的。

马拐子那一年也还只有四十几岁吧？但一脸的苍老皱纹，背脊也已经倾向于驼了。他其实原来不是一条蠢猪，是因为读了太多的书，就应验了一条革命的真理：知识越多越反动，于是就蠢了。谭丽丽小时候曾经听爸爸妈妈说起过他，知道他曾经在龙鳞县一中做过第一任校长。他是龙鳞城里的几大才子之一，在北京读的一所名牌大学，据说和一些大领导的子女都是同学。就是那些同学害了他呀——谭丽丽记得她妈妈曾经这样说过，他就是仗着有那么多好同学才骄傲自满，才不知道上下，课堂上也经常是一顿乱讲。一九五七年看到那么多人划成了右派，他还不知道收敛。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的时候，县一中也在校园里砌起了土高炉，砍了校园里的大枫树做燃料，将破铁锅烂铜锁丢到土高炉里去烧，有一阵子烧得红了半边天。大家都不说不行，都说只有这样搞才能超英赶美，我国的钢产量才能超过英国赶上美国，他却摇头，还十分阴险地讲反动话。那一年年底再找漏网的右派，他就顺理成章补划了一个，被遣送到农村改造思想去了。妈妈说马拐子的时候，总还要教导谭丽丽不要乱讲话，讲话要以报纸上的提法为准则。谭丽丽不知道马拐子是怎样反动的，下放到板凳形才知道。马拐子就在河那边一个叫鲜鱼塘的生产队改造。这一向乡下有谣传，说是上面有大领导在一个小范围内说了，五七年划右派存在一个扩大化的问题，真正划错了的右派，我们还是要考虑给他们平反的。右派分子会平反么？谭丽丽听了这个谣言都觉得很好笑。虽然“四人帮”已经被新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，那个搞样板戏的红色旗手也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抓起来了，但报纸上还是天天在讲，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，都要坚决维护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，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。右派分子的帽子是哪个定身量做的？全中国人民都知道。所以谭丽丽坚决